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二十二

講學

上王龍溪先生 沈懋學

不幸學緜先子得聞道教嗣且負牆言益沾濡化雨披拂春風即駑駘之資亦知策勵顧怙恃並失無志馳驅冬暮殯二親正初倥偬北上擬謁選勉職三載圖冠帔

報北堂私願足矣乃者倖博一第荷聖明知遇俾廁詞林責重恩深懼難報稱又二親不待榮益增悲兩世交驩情關休戚知門下為不佞喜亦為不佞憂也頃接手書肫肫教愛佩切肺衷所云月會之規責以始終信志自信自修自命自立豈敢隨人避忌顧時當橫議藉此文奸亦甚不少必分淑慝始懲勸有機混處無權豈堪辨析雲萍聚散總屬虛文消息從事轉移有道形聲互異歸在相維遹已題復舊制共諸吉士開館讀書朝入

暮歸不暇舉約同舘三十人觀摩規勸即此是朋即此是會亦即此是學一分門户便覺心私夫學之於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相濡相呴不若相忘於江湖之為愈誠哉是言已師相舉動難必其旋至倡實學一端真良工苦心愚也竊識其意矣蓋文成王夫子當訓詁章句溺心之時舉致良知三字提醒人心挽回世運傳流漸玄造詣漸疎宗旨漸失以知識為真際而不察其所以為良以本體即工夫而不思其所以為致高者借

鋒於禪幻畢者射影於利名而取義洪爐不分真偽姦雄亡命歸斯受之一入交遊遂稱同志假途託迹妄擬清談甚有恣己猖狂率人悖亂幾成黨禍大壞師門不思易之後將何極然則今日之事或猶忠於文成非有心相反不立町畦共成實德殆有見於嚅呴者之為私而江湖之為大乎竊聞古之立教者孔曰為仁孟曰集義宋儒崇禮文成致知言各不同而旨歸則一五行綜之以土五常成之以信倡道於今不曰立誠為要哉吾

師透悟入微出言為訓顏氏而後語聽明頴達者不必
南北嚮虛讓矣惓惓普化老且不衰至謂有心救人不
嫌拖泥帶水甚盛心也第愚意尚有欲請於門下者惟
吾師俯垂聽焉夫君子維持世道幾定於意而俗成於
風意運而人從風行而化達不問隱顯率此倡明吾師
繫天下之望即令高卧抱道自守神機嘿握宇内從風
而靡矣易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為儀吉正此謂也嗟
夫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

者鄙夫寬薄夫敦況吾師以道樞風天下其振厲而自新者又當何如吾師計不出此而和光同塵日與人辨說恐天下竊言而畔道因迹而疑心即所謂從井而以救人矣察意之端知風之自幸更留神以收桑榆之效不勝大願受翁師僊遊哲人其萎哀悼莫勝昨得家兄寄來柬知蒙往男且勤諭不佞家人以斂飭清約為務感德感德茲以敝鄉臧丞之任便布腹心語擇芻蕘知師不罪璅璅天風良便蘄惠德音學不勝主臣悚仄

復王龍溪先生　沈懋學

前者辱賜先君墓文兼示易繫大義感刻感刻卧病數月蒙恩放歸當即叩首師門致謝而沈痾未愈政從事方書服藥杜門尚難遠出俟賤恙少愈或能一候於金波園也承手諭誘以盡言深服吾師弘度夫致良知自能知語知默知進知退道在隨時無成心可執誠哉斯語顧今人自反語默進退孰通知乎夫已與人原無二理外與内原無二機二之則不能通天下之感矣子張

問達孔子以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語之夫子張務外人也孔子不獨以質直好義自信而必欲其審言色以下人豈更益之務外哉竊謂言色在人而察且觀焉慮以下焉良知之妙應本如是其合外內而通人已也不然則語默進退媿隨時之義矣吾師自信稍過而人且未必直言效忠任已以應物而不顧其安卒之滯於應迹而又或漫焉放過未嘗因人反已酌已維時豈良知尚有所未致耶時海內誠不無私議吾師者議

者固皆捕風捉影未足深求迺歛德辟難倘亦學問中之一事乎今人之言固有謂人之口如幻泡如浮雲惟自信其心無待於外而不知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信已而忽人非學也又有謂吾之學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不必拘拘細微檢點而不知天地間一草一木莫非精神流貫圖大而忽微非學也又有謂狂士志大言大行不掩焉可接聖門真脈而不知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行顧其言不敢不勉以無所掩飾之心造篤實光輝之極

方為性命真修言有餘而行不足非學也良知自能反求良知自能入微良知自能顧行而有不然者顧得為致良知乎君子當橫逆之来必三自反所謂自反正自己脚跟下究竟著落非徒於世法從違討安頓也不肖服父師之訓有年何敢諱學從氣魄上承當從知解上湊泊以調停為知幾以計算為經世是誠有之顧不肖竊謂專一調停計算而遺却本原固不可茍學有本原則調停亦知幾之所不昧計算亦經世之所不遺而槩

以為外而棄之反覺分外内歧人已而視千聖經綸無
倚之學尚隅一塵耳羅近溪先生賫捧至京張次君約
不肖同曾直卿訪之淨業固宜提要領示准的勵精神
使知嚮往鼓舞春風正曲成後學之術挽回氣運之機
而顧與二僧逞機鋒譃談竟日次君失望大起猒心而
相公召責之命至矣夫範圍曲成即係良知妙用而先
生不知也倘亦以調停計莫為徇外耶先生此行非惟
自取侮辱而善類沮抑之端亦從茲著聖學果如是乎

能致良知者果如是乎不肖嘗觀今之髙明豁大者皆種禪根而假聖學為訓學聖則學學禪則學不嫌明白擔當而援聖入禪推禪附聖則本原先已不清何以成己成物君子取善貴廣受善貴虚即芻蕘工瞽動植飛潛皆有可取何分於禪第倡道率人立言垂訓要不可不正耳夫天道消息盈虚循環倚伏感明必有大晦異巧必有奇窮今此學可謂極明談此學可謂極巧而晦與窮似不能免惟身任斯道者動心忍性實證實修不

事浮談不立門户潛扶善類嘿轉化機始有益身心有裨世道不然人厭語而我不能默人厭進而我不能退人厭玄虛而我不能實非惟疎於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不足以經綸天下而良知亦未必如是昏昧也且即默而語存即退而進存即實而玄虛存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成己成物自有真機機愼則學審機藏則學深機密則學不疎機圓則學不滞而良知則天之機學之則也不審不深而疎且滞焉可以驗其機之未必當知之未

必良矣況今之學不患其不明而患其不真不患其不徹而患其不達不患其不自信而患其不能隨處反躬因時以風天下不真則明者晦之機也不達則徹者粗淺之機也不反躬不足以風天下則自信者自誤之機也老師聰明穎悟間世之英而此或不能無失意者成心未盡忘而隨時之義未盡察與藥石之言不肖謹終身銘勒而不肖所陳狂瞽之見亦願老師俯聽曲從以全善類老師齒德俱尊經歷甚練何俟不肖蟬鳴乃及

門之徒率以言爲諱老師即懷武公交儆之念議孰從而聞之不肖從先君侍教師門有骨肉之誼又未可與他及門者同日語故凡四呈肝胆言多直率自知干冒鈞嚴而心則效忠之至也伏惟略抵忤之詞諒相成之志維進退語默之義一外内人已之觀識消息盈虚之運使風動四方忌消多口以千百世道脈開千百世太平斯文幸甚不肖幸甚若謂門生小子不宜直言觸忌學也罪則何辭

與春臺蔡兵備書　薛甲

甲無似於知道者無能為役然管窺其間亦有年矣不意晚年得遇知己謬蒙收録且為推行既梓諸東南惠我多士而公又轉教西北并將推而行之此乃天意非人力也其斯道大明之一機乎夫致知格物之說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有明善誠身之論所謂明善即致知也所謂誠身即誠意也雖不言感物然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乃其驗處即格物也至子思傳之孟子

則述師傳而備言之而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則格物之為感物彰彰明矣朱子解此章亦曰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何獨於經文而以格物為窮究物理捨吾之心知而求諸口耳之知不求諸內而求諸外乎孟子當時亦為告子學術求義於外故以良知良能別之此如虞廷以道心別人心千古而下更動不得陽明獨得此意故以致良知釋致知亦虞廷之意孟子之意也管見無他獨有得乎此而已夫論道

與時尚不同論道者求通於千古千聖傳心之意也從俗者遵制於一時為下不倍之意也迹若相反而理之所在實相通今日科場之文漸漸返古日趨於理非陽明之功而誰之功乎道待人而行漢儒章句之習至宋周程而變然而格物之解尚未明也至我陽明以致良知發明之而口耳之說遂不得行此又一變也今公奮然以斯道為己任安知非旋乾轉坤之機乎老眼昏花謹拭目以俟知台駕將行甚欲操舟一送但暑天不能

動履懷仰方深返辱賜儀逺加益增感愧然古人所貴相諒以心若僕之於公雖謂之朝夕侍教可也敢以形迹自外哉使者行促據案草草情不能盡聊附數言奉謝伏惟台照前途有便得賜平安二字足矣

與陸五臺少卿書　薛甲

昨者邂逅倉卒甚愜素懷弟晷刻有限不得終教為此歉歉次日行速又不及一拜負愧良深方今海内同志如晨星之落落如吾丈者豈不為時重耶僕少有志於

學中年以来始得聞陽明之說不覺恍然有悟然猶未敢自信也歸田後幾三十年矣日與諸友講習於菴院中則六經四子之旨與陽明所謂致良知與知行合一古今大學之說無一不相合者乃知聖門嫡傳真確在此雖欲膠固守舊而不可得也不意諸友抄録駸以成帙而吾郡别駕冉公又取而刻諸邑中至於前歲巡撫念堂林公與今兵憲春臺蔡公又刻之於姑蘇雖未敢自謂有得然由此而尋陽明之蹊徑亦庶幾有端緒矣

昔者韓子云軻之死不得其傳而又謂荀揚之書擇不精語不詳僕深服其語以為論道者須精且詳精則理透詳則意完如惟精惟一之語更建中建極一貫性善數聖賢發明而理始徹豈非精耶又本之以六經輔之以四子而意始完豈非詳耶然則精與詳信乎不可闕一也若孟氏以後更歷千年而有明道有象山有陽明可謂精矣而享年不永不獲有所著述以示後人雖欲詳不可得也至於朱子字字而議句句而論可謂詳矣

然改易孔門大學而以格物為窮物之理集義為事事求合於義則與義襲而取者何以異耶循此而求之雖欲精亦不可得也故僕斷然以韓子之言為不可易而於陽明之言理析條分以求至當者意蓋在此此書板今在蘇州府中吾丈試取而閱之以為何如又二氏之書僕亦嘗致力於此蓋吾人之身於氣質上受病極多人身有病須用藥攻之而後五穀可進二氏之書應病之藥也氣質受病之人而讀之譬如病者而得甘露豈

不快耶然病去自當進五穀藥又無所用矣若病去藥不除又成藥病故愚不敢為吾丈道者不敢以藥進諸無病之人也若有病之人用之自無所害此僕所以敢類進於左右冀吾丈覽之轉為有病者告也偶便草草奉聞伏惟台鑒幸甚

寄聶雙江大司馬 毛愷

某不佞自分鄙人無可以仰承當世之君子荷明公不棄顧垂情於風塵冥晦之中此其恩遇藏之中心非一

二言語所能盡述謝也昨請教公署及伏讀幽居困辨二錄竊有以窺公先天之學矣夫良知者吾心之本體也致知者復吾心之本體也人患本體不復耳本體誠復則縱橫曲直無非妙用潛見飛躍盡是真機陽明公所謂中立而和生焉意正如此故吾人之學譬如種樹然栽培灌溉止一味從事本根至於枝葉花實自是本根生意不容已處更著力不得矣惜今之人漸失本宗指明覺為良知緣應感而致力夫以明覺名良知是宋

人以愛名仁也愛非不足以名仁而仁非愛之所能盡明覺非不足以名良知而良知亦非明覺之所能盡蓋良知猶之日月也明覺猶之日月之容光必照也奈何遽以容光之照為日月之本體即孔門之曾隨事隨物精察力行可謂勤且專矣然非夫子示之以一貫終未可以續聖道之嫡統故曰識得一萬事畢嗣後惟濂溪明道象山諸公知此周之主靜立極程之動靜皆定陸之先立乎大是皆口口真傳心心密證者矣邇來我白

沙公習靜陽春養出端倪實提出生平公案以示世之希聖者準也明公之學歸寂立本直與數公同符共券簡易而絕支離的確而無差謬自始至終自壯至老戒慎恐懼惟有此耳所謂集義所謂由仁義行先天而弗違者也蓋必如是而學始有主宰始有歸宿矣若不知涵養於其靜而徒擬議於其動舍本而趨末離體而索用是陷於義襲助長而不自知也然愚復有請焉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竊謂靜養固其主本及其動也照

察似亦不可偏廢非截然判而二之也蓋能以靜養為
主本則種種照察自是靜養中之必有事焉而不容已
者蓋良知無間於動靜故其致之之功於動靜亦無間
焉不然涵養未深而遽於應感者任之焉將恐近於苗
之失耘而坐待有秋者矣稍抱茲疑乞明公批示以拯
迷溺幸甚奉違漸遠北望斗山實切瞻企伏惟珍攝以
膺天眷以福蒼生不宣

答曹紀山御史 毛愷

前辱手諭示以聖學宗旨捧誦之餘過獲拱璧自念何幸得遇至人聞至言一至是乎此生真不虛矣反覆熟思頗有悟入謹用披獻上塵電覽伏乞裁正承諭曰諸君子一時會萃相與發明雖其言人人殊無非直指本原提破關鍵即禪家所謂最上乘也某伏思之夫曰本原曰關鍵豈非天命之性矣乎夫吾人所以鼎立於宇宙之間者非以具是血肉之軀也為其有是真性焉耳後先聖賢所以迭相發明諄諄不倦者非以强聒夫斯

世也欲其復是真性焉耳是真性也者即所謂最上乘也舍是皆下乘矣皆聲聞緣覺之支果矣夫性雖無賢無愚而復性則有漸有頓某固嘗舉白沙由積累不由積累之言上請矣然非白沙子創言之也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程子嘗言之矣是故明盡渾化不由積累云者則南宗本來無物何處沾染之謂即頓門也莊敬持養由乎積累云者則北宗時時拂拭不使塵埃之謂即漸門也頓者不由階級徑

超直入非上智者不能其餘實多以漸入耳及其成功則何頓非漸何漸非頓頓漸兩忘本無二致然而聖人見夫頓者恒十一而其漸者恒十九也則其立教特為十而九者設耳若謂人人可頓則仲尼當無言六經皆剩語矣前於少初數言不能不以致疑焉謂其一味說頓似與聖門循循善誘因物曲成宗旨稍異非敢謂其非是也承諭曰鳶飛魚躍上下昭著者何莫非性太極自然而然者哉固知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能察識

而體認之則即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而禮儀威儀皆在其中至哉言乎某何幸得與聞此某性蒙固始以四時百物無與於禮儀威儀而禮儀威儀亦於四時百物無與意見支離未能打成一片以故天道自天道人事自人事也今拜至言恍若有悟果然丸礫皆金原来燈即是火迺知天道人事本同一理三千三百常生常行烏可以差殊觀哉誠會乎此則盈天壤間物皆鳶魚理盡飛躍頭頭觸著無不是這個面目蓋在四時則曰常行

在百物則曰常生在鳶魚則曰飛躍在吾人則曰禮儀威儀隨在異名實則一個譬如人焉對父謂之子對君謂之臣對兄謂之弟對朋儕謂之友名雖種種其實只一人耳雖則一人却又不可混亂雖則一理却自有條分縷析處此吾儒之學所以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也由是觀之則凡大而禮樂刑政微而食息起居精而窮神知化粗而洒掃應對一刻一步皆離不得是雖敷教明農許大事業亦只是日用常事夏葛冬裘飢食渴

飲一般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非不可離也不能離也因悟東廓翁四時百物皆太極禮儀威儀皆真性之說非因顯知微離體求用也蓋顯即是微用即是體耳又悟伊川放之則彌卷之則密之說亦多卻放卷二字蓋此性本無所放而未嘗不彌本無所卷而未嘗不密常密常彌常彌常密無時不彌無時不密彌者自彌何待於放密者自密何待於卷一邊密一邊彌道密又不得道彌又不得亦禪家所謂無有中邊能所者也管

窺如此然非蒙諭開示明白何遽至是伏乞更進教之
承諭曰大抵於言語中見道不若於身心上求道苟有
得焉則會通曠覽無不融徹千言萬語總求放心此則
在人妙悟所謂大匠不能與人巧者耶此真提綱挈要
痛快語也古聖賢只為這身心兩個字費盡千言萬語
欲夫人由之以不失這個身與心耳苟得苟悟則一箇
字亦用不著後之學者却一向只於言語上偏勝其失
彌遠雖以聖門子貢之賢亦不免此故夫子示以無言

若一味闇然在身心上用功如顏回也者則夫子固與言之終日而未嘗以為多矣是故善學者脫去言詮直求心學則自日異而歲不同然心學一著功夫不外中庸戒慎恐懼二言戒慎云者又非矜持把捉之謂也孟子曰勿忘勿助此指出真面目與人著些意不得不著些意不得蓋稍著意便失之助稍不著意便失之忘於此意間調習得正當即此是本體即此是工夫更無言語可著矣仲尼從心不踰亦只是這個本體工夫到極

熟處所謂巧所謂妙俱從熟處出耳晦菴感興詩云由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刋落奇功收一原某頋終身佩之固所以報明公與進之盛心也狂妄縷縷未知是否伏乞終教之幸甚幸甚

復斗城子 王健

累辱手札仰悉不自滿足下問盛意愧歎愧歎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凡其有顔氏之子之風乎乃令何幸得見之也夫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先哲猶是之懼而

況淺陋如健者凡何所取哉尤愧歎愧歎雖然盛意不敢虛也聊以平昔所聞者為凡一言之健聞君子之學只是毋自欺毋自欺只是致良知故致良知者千古聖賢相傳之秘而陽明公特揭以示人者也大學之言毋自欺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蓋以人生大界限惟有二者舍是亦別無著力處矣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本自知善本自知惡知其善而不能致其知以好之知其惡而不能致其知以惡之是自欺其本心之明而卒流於

小人之歸者也使知其善惡而能致其知以好惡則吾心本體常自慊足意誠心正而身修而家國天下之能事畢矣君子之學孰要於是是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舜之知善與人一也若決江河沛然莫禦是舜能致其知以好善而吾人未之能也有不善未嘗不知顔子之知惡與人一也知之未嘗復行是顔子能致其知以惡惡而吾人之未能也故有志於舜顔者學致吾心之良知焉爾矣健數年以来見同志中類能發明此學間有

不同者則以為天下之理無窮一己之知有限求之不博講之不熟察之不精舍置簡編漫無考識而徒抱其區區之良知則無以究極於善惡之歸而推廣其好惡之事終未見其能豁然貫通也蓋其論雖多而大都不過若此若此者非獨其疑畏不敢自信而然亦由不從身心體認不下近裏工夫沿襲於記誦沒溺於口耳揣摩於影響本無志意而泛言之也試自反而一一點檢平生已知之善豈嘗行之盡乎如已知之善尚有未行

即日究極得未知之善恐亦如前之不行已矣於吾身之君子何所加益也平生已知之惡豈嘗去之盡乎如已知之惡尚有未去即日究極得未知之惡恐亦如前之不去已矣於吾身之小人何所加損也故學者必能學致吾心之良知則真實之學無有虛假完全之學無有欠缺不待增益不必攙合而自足矣比有一友聞健曾有此說則謂健此可與悟後者道耳假設未悟之人用子之說於明明而善明明而惡者固未見有礙處其

或似善而惡似惡而善將不免認子為賊認賊為子則此殆未可為通論也健尤謂不然今所患者吾人不能實致其良知能致其良知又不能無間斷爾誠能常常致其良知於善之易知者既知而盡行之惡之易知者既知而盡去之推此真實一念即有難知自將聰明日啟而無不知矣其或有疑似而未知則凡所以求之講之察之者又莫非良知之運用也凡健所論非謂全不求不講不察也謂求之講之察之者求此致良知講此

致良知察此致良知也求之講之察之於此致良知者又非謂待善惡疑似而未明然後從而求之講之察之也凡平日所求所講所察者無非是致此良知也所求所講所察無非是致良知者又非謂於古之經書一置之於不求不講不察也謂求之講之察之於經書者當知經書所載不過是求致良知講致良知察致良知之印正也茍求之講之察之於經書而不知為致良知之印正則亦徒求徒講徒察徒費精神於故紙爾於吾身

何益哉於吾身之善惡何所關與哉昔者夫子之教嘗以不講學為憂而所謂講學者無他講其修德之學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徙不善而改是乃所以講學以修德夫修德者修其明德即此致良知之别名知善而徙知惡而改亦即此好惡之實事也而聖門之學蓋可知已豈有如後世以記誦口耳為學者乎故明道嘗謂録五經語為玩物喪志紫陽亦謂讀書為學問一事健每每覽此未嘗不歎二子者真得聖門傳授之要而奈之何

學者未之省悟也夫録經也而猶以為玩喪也豈謂無事於經哉蓋學固有要於録經者矣讀書也而猶以為一事也豈謂無事於書哉蓋學固有全於讀書者矣不知其要何取於録經不知其全何取於讀書故其他日之言有曰自家本是天然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壊即當直而行之若有少汚壊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原是完足若合修治而修治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日去人

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
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及精微恐
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用是而推豈非即健所
謂致好善惡惡之良知而無慮於難知者耶其視憑伏
簡編以究極善惡與預恐善惡疑似而錯認者所見不
大異耶而為是之見者乃猶謂得宋儒之正傳何耶本
之以大學之道證之以論語之章稽之於舜顏之事參
之於程朱之旨蓋良知之說爛然可見無復可疑然但

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終非本體之流行是猶落在第二義矣必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一有障蔽便與掃除則即此是善更何所好即此非惡更何所惡然後可以語正本清源之學而程朱之旨固已具此惟在學者善觀之耳健性質庸下本非法器加以志氣不立未嘗一下致良知工夫凡有所言皆是渴舌飢腸談飲說食獨以為得聞君子之緒論而信其舍是終非進道門路故輒詳述以告亦見凡明睿十倍過人且近来一掃詞

章之習而反之身心喜慶之極不得不効其愚衷耳往聞野夫閭行得海上仙方不敢藏之私篋乃薰沐卜日獻之國醫夫同一仙方也在野夫則為篋中長物在國醫則可以施活人手段能用與不能用故也蓋今日之事則有類此者矣幸凡無哂其狂也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八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二十三

講學

與楊天游　馬森

兩辱來教知先生不鄙有眷眷切磋之意但某抱病乞身親知謝絶是以不敢出訪而徒悵然於空谷耳日静頣嗇神閉目獨坐未有看書承惠佳刻因閲困學録内

有云學者心最怕雜要精明氣最怕弱要强毅不精明不能大受不强毅不能遠到此語本講得好似與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之意同但云寡欲以養心集義以養氣以此二者為工課固亦是從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二句體貼出為究竟根著恐未有合一之見未免亦是逐影而不知形也僕嘗味孔子敬義之説乃演坤卦六二爻詞直方大之旨敬以直内言直也義以方外言方也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大也夫敬義本是一樣工夫只是

就內言為敬就外言為義若正心修身一般未有持敬於內而外常放縱未有外能肅恭而不本於內之持敬者也此敬義只是內外無息的工夫蓋吾輩今日之學所以不專定者只是箇不弘所以不長進者只是箇不毅惟心不弘故見人善屬詩文要學善知音律要學善工六書要學凡若此類種種於中至心之本體生意處反不知理會尋箇種子下落何能上達惟志不毅故小小利害便亦動念或遷就依違或恕己欺人或半塗而

廢便不能夭壽不貳以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何能不息故曾子終之以仁為己任死而後已便見其尋得種子端的而栽培灌溉自無息肩處此孔門自顏子以下惟曾子獨得其宗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求放心程子曰心如穀種皆示學者端的處即如今人於果核皆言仁如桃仁杏仁之類最善名狀謂只此一些兒入土便能發生長大開花結實桃得桃之全體杏得杏之全體更不須增益只要栽培灌溉使不戕其生意便然耳

擴而充之雖天地之大德曰生亦不過此心之生理也理寓於氣故曰心本浩然浩然之氣吾心之生理也未有養氣是一箇工夫養心又是一箇工夫觀孟子言養氣必有事焉等語便可見集義註云積善是念念皆求合於義方是若止事事求合於義即與告子義外無異夫無欲者吾心之體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即事心之學求仁之功也故寡一欲即是集一義持志正所以養氣也不則何以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耶

與萬思默年兄論易書 許孚遠

承寄學易齋集伏讀數四窺兄究旨窮三教之精蘊闡性命之根源灼然獨見自作主張本非淺學可及但中間一二之疑久蓄於中不為吐露求釋非弟所以事兄之誠亦非吾儒所為學問思辨弗明弗措之道也集中首明未發之中為易之源為生生之大本此千聖以來相傳心法又何加焉但以坎卦為未發之中謂以至陰含陽有淵然退藏之象者是則有說未發之中不隨方

體不落聲臭天地萬物性命根源固在於此若以擬諸易象謂之乾體可也謂之太極可也謂為坎離之中可也雖謂諸卦爻象之中無所不在亦可也而獨以屬之坎卦然則乾之資始坤之資生非歟易有太極豈得指坎而言歟夫坎離為天地之用易著之矣以畫言之坎得乾之中離得坤之中於乾坤為正體以象言之在天為日月在地為水火又坎於天地間為雲雨以義言之坎為險而離為麗以德言之坎中實為忠信而離中虛

為虛明稽諸坎離二卦彖象爻辭諸所取義可證也惟以人身觀之心藏神屬火象離腎藏精屬水象坎火欲降而水欲升神欲歛而精欲固養生家是以有取坎塡離坎離交姤之說有水為道樞玄含黄芽之說有凝神入氣穴真人潛深淵之說其於攝生鍊形術固有之然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道大易所不語也魏伯陽諸人特借易以神其說耳若謂圖書一六居下而天一生水坎為水故以當未發之中然中也者中也上下四方

皆從中出圖書不曰五十居中乎十含五五含一象未
發之體乎易之源生生之大本當在中明甚堯夫詩云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故堯舜禹之
授受曰允執厥中易言黃中通理劉子稱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未有舍中而可以為天下之大本者是中也惟
其無可覩聞故曰微惟其不逐物而還故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凡曰密曰深曰止曰誠曰神曰易曰精皆此理
也學者真能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洗心以退藏於密則

一身之中天自清而地自寧水火之用自為既濟豈必專以神氣為事如養生家所指哉凡論坤復之際謂靈根深而後至精化游氣息而後淑氣生不深則不化不息則不生此至理之言也然謂子輿氏稱平旦之息謂莫善於息莫不善於為為則牿而息則存者似亦未盡孟氏七篇之中僅有日夜之所息一言而非直以息為性命之宗也善養浩然之氣此其平生所獨得而其言止曰是集義所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而已曰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而已其息深深自是老莊學術孔孟何嘗有是耶人心固有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真體然而靜專動直時止時行乃天理自然之則令曰莫善於息莫不善於為為則梏而息則存然則將一無所為可乎易所謂自强不息者又何以説也説卦傳天地定位一章繼之以數往者順知来者逆數語先儒之説本所未安今謂往者由中之外之辭来者由外反中之辭自震至乾為由中而之外也謂之往於生生之機

為順自巽至坤為由外而反中也謂之来於生生之機為逆造化之理非逆則無順聖人作易叅贊之深旨全在於逆故曰易逆數也然則天地之道謂之半順半逆可乎陽為順而陰為逆易之逆數果在陰乎且順逆既半矣聖人叅贊化育安得又從而盡逆之耶至謂羲文創易畫卦重卦所以曲成其性而使人道盡孔子贊易遡於太極退藏乃是精研逆數於心而使天道明以天道人道判屬三聖然乎不然乎蓋繫辭言往者屈也来

者信也曰知来藏往曰彰往察来往来之義可以互證其曰數往者順知来者逆理亦易明易為逆數蓋重知来若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也但以此數語合於先天卦圖原無攸當所以起儒者紛紛之疑愚以為説卦傳之文未必非脱簡錯簡也求其説而不得寧闕之而已凡謂心目之間有物焉能潛能見能惕能躍能飛能悔日隱隱與我周旋焉而不可離者殆所謂乾體在我者也非過也至謂夫子語忠信篤敬而示之參前倚

衡及引乾文言忠信所以進德之語而曰蔽乾以忠信蔽忠信以叅倚此正近在心目之間然則心目之間叅前倚衡者果何物耶又曰彼自隱隱心目間故曰見彼自潛見惕躍飛悔故曰思彼自思自見也自思則吾無所措其思故無思吾思焉妄矣自見則吾無所容其睹故無睹吾睹焉妄矣無睹無思淵然睹思誠是也所謂乾也存所無睹不敢妄睹存所無思不敢妄思忠信是也所謂乾乾也然則忠信篤敬之云只在空空見箇無

睹無思底物事而且曰彼自思自見吾無所容其睹思所謂彼與自者却為誰氏吾夫子之教子張恐不若是之深奇而玄渺也至於原圖原象易原諸篇無非發揮明中之旨微言至論難以殫述窅冥恍惚時亦有之如論乾為純然生物之精又謂精為神之體君子之學凝精而神在其中歷引中庸之慎獨大學之致知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以明君子貴精之學夫精之在人固可貴也而乾之為乾獨精而已耶曰獨曰知可以謂之精

不可以謂之神耶且純粹精之精與精神之精其旨稍別恐不得混而同之也竊窺吾凡平生用力在於反觀靜養收斂退藏歲月已久獨於身心之間有所自得故不覺其親切有味而為之言經傳之語一以神會闡發秘密究若自然其視他人沿襲舊見無得於心而漫為談論著述者不啻霄壤矣然此理在宇宙間關涉至大吾凡之學將以信天下而傳將来一絲未融終累全體一語未至恐礙同然知凡於此必猶有所不快得無採

於一得之愚更為深思而詳訂之乎弟受凡至教有年於玆種種病根老而難拔未發之中猶在想像望凡深詛何啻千里然而辨難云然者道之所在不得不然情之所在誠不忍默默而已也海内談學者多明道者少其有二三真實同志趣向所存堅執自是凡固病之矣若云各是其是而不必有歸一之説則孔孟以来正法眼藏誰其領之天下後世人心學術其又何所倚賴於吾黨也伏惟裁察風便更望細為指誨以發狂愚是禱

與胡廬山先生論心性書　許孚逺

閒中披誦明公與李見羅所論心性兩書見我公誠心直道無少迂曲而見羅丈雄才卓見確有主張此皆斯文之所倚賴書中大意公則謂靈覺即是恒性不可殄滅見羅則謂靈覺是心性非靈覺從古以来知性者少識心者多二公論旨不合只在於此夫心性之難言乆矣混而一之則其義不明離而二之則其體難析譬諸燈然心猶火也性則是火之光明又譬之江河然心猶

水也性則是水之濕潤然火有體而光明無體水有質
而濕潤無質火有體故有柔猛而光明無柔猛水有質
故有清濁而濕潤無清濁火之明水之濕非一非二此
心性之喻也大率性之為名自天之降衷不雜乎形氣
者而言而心之為名合靈與氣而言之者也性只是一
箇天命之本體故為帝則為明命為明德為至善為中
為仁種種皆性之別名也此未嘗有外於心之靈覺而
靈覺似不足以盡之心者至虛而靈天性存焉然而不

免有形氣之雜故虞廷别之曰人心道心後儒亦每稱曰真心妄心公心私心其曰道心真心公心則順性而動者也心即性也其曰人心妄心私心則雜乎形氣而出者也心不可謂之性也君子之學能存其心便能復其性蓋心而歸道是人而還天也即靈覺即天則豈不二耶夫性之在人原来是不識不知亦原来是常明常覺即寂而照即照而寂初非有内外先後之可言若以虚寂為性體而明覺為心用是判心性為二物斷知其

有不然也見羅凡又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俱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却從何處明善性無内外心亦無内外體用何從而分乎尊教有云指體而言則不識不知指用而言則常明常覺此語猶似未瑩蓋常明常覺即是不識不知本然明覺不落識知一有識知即非明覺有明覺之體斯有明覺

之用恐又不得以不識不知為體而以常明常覺為用也萬古此心萬古此性理有固然不可增減經傳之中或言性而不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或心與性並舉而言究其指歸各有攸當混之則兩字不立析之則本體不二要在學者善自反求知所用力能存其心能復其性而已矣斯道無人我無先後輒因二公所論一究言之惟願高明更賜裁正若尊刻衡齋所辨宋儒物理之說其說頗長姑俟他日面教盡所欲請也

論學揭 高攀龍

近者黃門朱五吉老先生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啟門户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為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禍大矣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即不言及於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瀆奏以啟爭端故謹具揭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

林也數年來職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為朋黨而不容於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為黨也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於正目為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羣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即如郭明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

黃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林即此而觀他可例推無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為而攻東林耶方中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參之者吳嚴所亮也既入相之後首參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為職業摧殘善人戕害國脈率繇於此此果東林所為乎抑攻東林者所為乎以為東林所為東林能制

其鄉里言官不㕘論人乎昔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為蔡京諸人所攻朱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為韓侂冑諸人所攻不以蔡京韓侂冑諸人為戒而以伊川晦菴為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靦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即事為學非以學廢事也黃門

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況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謂也非督學膠黌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無是羣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

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為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為同化小為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繇學乎惟學可消門户鬩以學為立門户職未見立門户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謹揭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至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齊兆求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二十四

議禮

上東里楊先生書　劉球

球學踈識淺生四十餘年於世故猶未甚鍊獨於事先一事不敢不盡心竊念先世有合族之祠於邑西湯村經兵燹喪之先祖遂徙邑北葛洲先君思復舊祠不可

將營于徙居之東球以進士去家時先君指謂之曰得
吉即成之成則記必請之東里楊先生先生德行足以
表當時文章足以名後世祠不記于先生不足以傳久
也又曰同郡諸先正以忠節聞天下者吾家籍中皆有
其文楊先生令名盛業當不在諸先正下必求得其記
然後終吾志不幸球行未達京而先君訃至歸服喪既
祥與諸父昆弟謀如先君成之祠成已七年球之叨禄
禮部亦四年而記尚未之請是固球兄弟不恭先命之

享然亦未為無所待也今先君荷朝廷推恩將有贈命之及家凡復走戒球無易先君命必求記於先生者數矣故敢踵門來請先生幸無卻焉若祠堂中小大禮節則惟朱子家禮是準其間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勢固不能必其皆合又不可不就有道而正之惟先生博古今之學達時勢之宜球又辱以鄉郡之故承賜教誨為多欲求正乎禮而不即先生門則無可適矣先生幸無塞其欲求正之意盖家禮緣古道尚右故次高曾

祖禰神位皆自右而達左今世以中為尚以左為尊故祠堂神位之列皆尚中而尊左其不合者一也家禮祭始祖於冬祭先祖於春祭禰於秋已謂冬至之祭似僭矣況今國家無此三祭而居下者有之非禮也因皆罷之而所致者惟時祭焉其不合者二也家禮時祭皆於先月下旬卜用祭月三旬吉日今國家時享定於孟月朔故四時有事於祠堂亦欲用仲月朔以省卜日之繁其不合者三也凡祠堂所祀之主惟忌日焚黄等祭羣

主所不當與則獨遷本祭主於正寢若四時羣主皆與之祭則不遷止於祠堂行事家禮則凡祭皆遷主於寢其不合者四也在昔舊祠通一族共之今遠不能宗惟自一世而下至五大房始開之祖及其後有德望爵位顯聞於人有光於族者各以胎穆合為一圖藏之祠堂歲正月初約宗族展而祭之上以存舊規下以親族屬而家禮未有是祭其不合者五也凡此五不合者乞定其可不可而去取之其可取者願附之記庶後之人永

永守之後有識者終不得指摘其非則先生於寒門大有德其或有觀感而起者猶將利其澤潤於無窮焉若其世家居里則别狀以呈乞採撰焉

奉荅太守叔父論祠祭書　謝鐸

昨拜領祠堂記一篇令鐸仔細商量者鐸愚暗無似尊命下臨豈勝惶懼之至然切有窺測而不以告則又終非此心之所安者敢用粗陳其一二以俟教焉如所謂右室以居庶母之主者則固當從今命所引祔于妾祖

姑女君之禮而程子亦有其子祀於私室之說是此一室輙當除去無疑矣但左室以奉祧主亦似恐未穩當藏於墓所禮家之說有明文矣夾室之藏則天子諸侯之制蓋為祫祭而設令安得遽擬諸此且既曰祧主又安得有服未盡之親而得以於此祭之乎借曰宗子尊行旁支有如祖父行者在所當祭則所重在此彼亦不得而私之也矣且如今日此祠以叔父主祭則斷自道三府君為高祖八叔祖亦在與祭之列又安以此之故

乃上及福五府君而不祧乎又四龕以西為上雖非盡合古禮要之祖堂之制朱子以義而起定為四代之祭且曰而今四代已為僭若是始基之祖亦只得存墓祭如是則五龕之設雖有賈疏五廟可據恐亦未免嫌逼已甚況六世遞遷之祭彼五者一世是為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各有以全其尊而無所厭其大祫而會于一室也則祧主畢陳而尊卑之序又各自為偶而無所紊今也同堂並列如曰左龕高祖盡而祧則次左龕祖

之主合升而為曾以居於此而以親祔之禰補之彼中右次右二龕固亦遞改而為祖矣則所謂子者乃皆並坐一堂偃然而居於父之左於禮安乎是亦恐不得與彼五廟各自為尊者比也又昔之四龕而遞虛其西之一二三者以所繼之數世宗未滿而不敢祭耳若及五龕則是彷彿五廟之制則必自一世二世以至於五世至六世之後乃遞遷之而所為一世者則以其為始封之君而不遷似亦未嘗虛其一世之廟以徐有所待也

就如文武之廟始列昭穆終則百世不遷亦必至親盡之日然後别立一廟以宗之初亦未聞預有所待而虚其廟也若是者揆之於禮竊恐未合不若直如朱子止為四龕以西為上視所繼之宗而遞虚其上者之為簡易而無礙也若乃桃溪始祖則自有所謂墓亭者在似亦不必更設此一龕也又末一龕禰之祖居之是謂定論今而曰諸父之主亦皆會祀此堂居於禰之龕而以菑為序鐸又未識此龕之内伯婦嫂叔之間何以並列

若曰各自為龕則此祠之禰昆弟盡入是其為龕又何止於五而已凡若此者於禮亦恐似未有據盖此祠之初立也叔父本以尊祖行睦族之誼故合諸叔父而共為之則今日於勢於情似有不可得而異者特恐禮所未安則其勢亦自難行而於情亦反有戾此則久乃可見聖人因人心以制禮一本萬殊之義似不可以毫釐易也誠欲遠取宗法近不失乎朱子創祠之義則似莫若特存此祠為繼祖之宗而叔父復以身自倡為繼禰

之祠然後俾諸叔父之有力者各自創立否則以其私室從事歲時則先從宗子與祭祖祠然後各以其情祭於其禰庶其可也苟宗子不堪承重則當別遵横渠張子之說擇次賢者以易之此叔父今日權以承祀之義是已稱之祠獨在諸叔父而叔父無與焉今方為睦族之始而遽申此說習之久以迹而不以義鐸固以知其决不可行矣要不可不知耳凡鐸前所考據稱說誠大有未當者惟叔父先生一一剖判明白詳以示下此非

一時一世之事可以暫行而中輟也茍有未慊萬乞不吝頻於往復至幸至幸鐸喋喋不勝恐懼俟命之至不具備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一

餘姚　黄宗羲編

書二十五

議禮

答施太守　薛應旂

建立書院此我公盛舉也記文委及鄙人豈不欲附名不朽哉但事須周悉慮其及遠而天下正經道理決須遵行不宜違越郡中昔有道南書院祀龜山以下諸公而一時宫室亦

甚宏壯當時虛菴陳公集諸生之有志理學者講肄於其中盖彬彬然興起矣既陳公去後三十餘年日漸荒落適兵事旋興而有司右干戈而左禮樂遂改為兵道此其人何足追論幸我公至乃有復建之舉正區區前所謂興廢舉墜也況增設號舍旋置學田豈非經久之計哉吾郡諸生永有恃頼此盖不必論矣但祀典誠有可議前書院廢墜而龜山諸賢功德關係吾郡者皆無以妥神有志者尚以為興復有期今公既大建書院而諸賢仍無所棲止然則後人將當别議

乎抑遂祀之於此乎我先師孔子之祀在士庶之家不妨私祀若以公祀論之則自有兩京國學天下府州縣學太牢少牢樂舞佾數俱有定制茲公官秩二千石即古之大諸侯也已主一郡先師之祀矣乃復祀於此揆之祭義則既無論而質之祭統祭法反似煩瀆且七十二子自顏曾思孟之外一無所預遂及周程張朱則於從祀廟廷者所遺尚多也公以記文見委而鄙人屬筆之時漸覺窒礙遂深思而得其故誠陽明所謂良知之

不能昧矣書院事例在嘉靖間有行吏禮二部已著為令近時撫按諸公偶亦未之思耳翰諭山東臨清諸處近日有建書院者若處之不甚周悉儻後有其人安知不為前日之九華新泉諸書院耶茲鄙意管見惟欲公仍祀道南書院諸賢則今之建立名義俱正自廟堂以至於閭井皆無異議而法典禮制俱無違越公之令名豈不貽垂於後哉儻賜垂允則旂雖不文即願附名矣

恃愛直致無任惶悚

復陳世德三年喪禮書

周祚

日者承語喪禮三年之故荒穢未祥兼多事不即走復據告者之制喪有三年之文未嘗盡三年而為之也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有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期小祥食菜菓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是禮又皆夫子考定比論語其次第差詳盖再期則二十五月中月鄭注以為間一月與始喪之日則二十七月喪無飲

酒之禮至是始飲醴酒則已非居喪時喪稱三年舉大數而實二十七月也昔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盖大祥而踰月則禫夫子曰以去禫之不多而歌之非禮至禫而歌則無責矣禫之云者淡而安也至是則已去喪或可歌不然則喪中無可歌者也是禮所載父母之喪不踰二十七月可知也亦未嘗有貴賤之間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後唐儒王玄感著論以三十有六月譏詆當時張柬之破其說

則亦據禮之文而止於二十七月且以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何歲月而止乎但先王定以中制使情文兩備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姊服孔鯉不能過朞為母哭也當世亦以柬之不詭聖人而玄感論遂廢然所以必二十七月者則二十四月盡二年而所餘三月已為一年自緦麻三月以倍之則九倍矣其情亦庶幾焉苟盡於三年反意極時窮於是乃有不盡之情此孝子所以有終身之喪也非止此便以為可報其

親而無餘矣夫天道二十七月則閏生矣南軒謂天之則也因人情合天道此聖人之所以為禮也愚也淺陋不足知識姑即耳目以復萬一惟高明博究淹思更為指教不勝幸幸

與陳二易論爾汝及謚法　繆一鳳

不肖屢承訓言未及答心懷如縷欲叙末由但知馳念自炎伏以來久違筆墨如海東松厓諸凡俱闕束便懶僻成性回閲本領工夫真如夢醉時語惺醒都忘矣較

来心地所養未得其方故凡百作為奔逐擾噪荒亂無
實將奈之何承諭爾汝之說按爾汝對我之稱二字同
語並用古人對語之辭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
實朱子以為人所輕賤之稱而人中心必有慚忿而不
肯受之實愚意此二字較量此其人之心有未善處而
人直以爾汝之辭倨慢之故有慚忿不平之意是以必
充其實斯無所往而不為義矣不然何充舜孔子獨不
知人有羞惡之心而固以輕賤稱人乎或曰爾汝者上

命下之辭也如君之命臣曰咨女羲暨和師之命弟子曰居吾語女父之命子曰棄爾幼志若以之稱上則為輕賤倨傲矣愚竊有疑焉昔金縢之册祝非周公所作乎一則曰惟爾元孫某二則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此乃周公告君父之詞也蔡九峯曰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周公之達孝也以觀夫周公制禮垂範百世獨忽爾汝之

辭與大抵古今稱謂尚有可疑者如子之一字古者男子之通稱或曰子爵也如劉子微子之謂或曰尊稱之辭自孔子顏曾思孟之後惟周程張朱數人得以稱子其餘或名或字或諡俱不得稱子如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固以子稱師矣孔子曰二三子孟子曰子以為泰乎子絕長者乎此非卑下之稱乎如今人多以子命後輩而不敢以稱於尊長此愚之所未解者也敢併及之以質於高明諡法之疑鄭樵曰古

無謚謚起於周信斯言也愚意古必有此遺法但未大行耳周公亦倣古立法乃始作謚以爲一代定制也今考尚書堯唐帝名舜虞帝名禹夏后氏名未聞以堯舜禹爲謚也或曰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無攷矣如以放勳重華爲名堯舜禹爲謚何以堯曰有鯀在下曰虞舜舜曰俞咨禹汝平水土然則舜耕歷山之時先有仁聖盛明之謚乎禹於未平水土之先亦先有受禪成功之謚乎堯舜之於臣不命之名而以謚命之乎按湯誓

諡湯名履湯號也或曰謚蔡氏亦未知是否愚聞古者世質雖天子不諱其名是以唐虞夏商之君俱以名稱而未嘗諱也然大聖大聖天下之人亦必有稱號如堯號曰放勳言堯之功大無所不至也舜號曰重華言舜有光華可合於堯也他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曰渾沌曰窮奇曰檮杌曰饕餮皆不才子之號也故履癸之暴戾曰桀商辛之殘賊曰紂是皆當時稱號之辭也如以為謚

何夏之帝啟太康商之太甲太庚歷數世俱名而獨禹湯桀紂四君有謚乎至成周法制大備故文武成康之後世世有謚矣若稱號乃當時天下之公議未有定制也嘗考周官謚法無曰堯曰舜之名義然則堯舜禹為謚者無乃司馬遷蔡邕輩覩聖人之大德又各取古法參以己意而釋其名義也與鄙意粗淺掇拾以對不知高見何如如有別議更賜教一番至望野史未見舊本容會日索覽幸幸

答黄復菴 敖英

承來教欲以各房胎穆合祭於祠堂又欲追祭宋朝始祖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明分不可虚也請言其畧孔子曰吾從周從周者從當代之制也我國初之制品官之家許倣朱子家禮祭高曾祖禰於祠堂庶人之家許祭祖父母父母於寢續因唐縣知縣胡秉中之奏又許庶人之家祭三代可謂盛典矣自是以後凡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遞遷之乃若一族之内品官子庶人也仍祭三

代庶人子品官也則祭四代嫡庶雖多各得如本法二百年来寰宇同風罔越厥志近時惟江浙一二故家大族不知朝廷之制乃糾合疎族共建祠堂遠攀華胄尊為始祖昭穆混淆罔有限制祭祀苟簡不合節文悖禮違制莫此為甚抑又考之自古人臣之家無祭始祖者故成王賜伯禽祭始祖而聖人非之程伊川祭始祖而朱晦菴非之余正夫有士大夫不當祭始祖之論饒雙峯以為周禮猶存也盖始祖之祭以功也若功非𤣥王

后稷則郊祀不可以配天雖貴為天子亦難輕議是故
漢高祖不祭始祖唐太宗不祭始祖宋太祖不祭始祖
我朝太祖高皇帝建太廟以祭德懿僖仁四祖而始祖
無廟祭也又嘗見我朝親王始封就國無祖廟之祭況
始祖乎盖諸侯不敢祭天子周制也至其身後得為考
廟至五世遂為太祖之廟由此觀之然則今日臣庶之
家豈可僭始祖之祭哉雖然英於此又竊有感焉嘗謂
丘文莊公家禮儀節見其於祠堂篇内既列朱子祭四

世之圖又列鄭氏祭五世之圖既以神主尚右為尊又以神主居中為尊既以祭始祖為非又以祭始祖為是參之會典殊覺矛盾但不知文莊註書之意何如也英也學植荒落言不足信見東郭念菴二兄請折衷之倘二兄有異同之論幸毋惜示教

復天彝問師友服制書 黄綰

承問師友服制昨錄上魯齋之議已悉而猶云有未明者想必冠絰之說有未了故也今只用白深衣不須緣

邊腰間加緦麻小經頭上用白幅巾加緦麻襞積冠乃臨喪時用之平居只用時常素服喪期各隨情淺深自定或緦或期或功或三年皆可也又承問師友之别蓋五倫中只有朋友字様故師亦在朋友之中又何疑焉謂之師者以其能成已謂之友者以其能輔已此師友之所以分也故禮云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又云師心喪三年如喪父而無服此師之禮所以重於友也大率古人朋友之喪皆服緦三月此乃通制今

因人倫不明朋友道廢故朋友之喪亦久不為之服驟
然論此故不易明尚容面悉
嘗見劉先生居喪只用今麻布巾白布一幅束於其
上即此便是首絰也

與蕭太守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陸粲

承批示家禮纂要已隨條改正有可商確者數處具列
請教如左

一昏禮親迎原註云近則迎於其家遠則迎於中途來

教云中途無儀節欲補之

右考伊川止云遠則迎於其館無中途之文朱子亦云令妻家近設一處或出至一處就彼往迎歸行禮觀此則既有所館其儀節自當與在家同矣若女家當告祠堂則主人前期告而後以女行至館則不必再告矣惟醮女之禮未知當行于家或行于館請裁之

一卒哭之祔來教云考祔殷禮既練周禮卒哭孔子善

殷而朱子從周從周者以類也程伊川有言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二年却都無事了且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既祔則無主在寢哭於何所張橫渠亦云喪須三年後祫祭於廟遂奉祧主歸夾室遷主新主皆歸廟此程張二儒皆不從卒哭而祔也文公亦嘗謂橫渠此言似得禮意故於家禮告祔於卒哭而祔廟於大祥蓋兩從焉雖然禮順人情因時損益若卒哭告祔至大祥方祔廟則相去將二年而絡繹成兩祔非人情矣不

如直以大祥之明日祔廟若為宗子則改主遷主祔主
同日行之亦因時損益人情簡便
右考家禮卒哭而祔其末云祝奉主各還故處註云
納亡者神主匣之反於靈座楊氏復亦曰司馬禮家
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觀此則雖告祔而神主
猶未入祠堂待三年之喪畢而後遷正來教所謂告
祔於卒哭而祔廟於大祥蓋兩從焉者也又按禮記
檀弓註藍田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

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愚意古者一世自為一廟則此禮可行今之祠堂四代之主皆在一處則所謂有祭即而祭之者窒礙而難行矣此朱子所以雖從卒哭之祔而必反主於寢也朱教兩祔之疑愚意亦同况卒哭之祔祝文既云適於祖考其官躋祔其官則是已告祖考以當祔亡者之主矣然其主乃不入祠堂而復反於寢祝文之意無乃虛乎此其失又不但兩祔之非人

情也竊謂程張之説可據則如來教大祥而遷祔之議似亦無悖於禮但家禮大祥前期一日告遷於祠堂改題神主厥明行事畢祝奉神主入於祠堂所謂厥明者即祥祭之本日也今來教欲用祥之明日而改主遷祔同日行之未知何據更詳之

一家禮大祥註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

今按此說是矣但謂几筵必三年而除施之妻喪則恐未安盖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几筵亦當徹矣雖子之服未除然以父為主故也請裁之

一土地之祭

今按時制有里社土穀之祭所當遵行則土地之祭似為重複雖朱子大全集有之而於古禮無據恐當刪去若鄉厲之祭則是時制亦當存之俱請裁定

一呂氏鄉約禮俗相交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召送迎

之禮

右鄉約內雖已舉其大綱而儀節未備愚欲刪節其禮附於四禮之後謂之為居鄉雜儀今漢書律歷志引此語正當養之以福顏師古註之徃也徃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云徃適於福也葢古本自如此然今本養之以福猶曰養之以致福耳於義亦通但杜預註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葢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

耳

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一章

通書之言固為精確但朱子謂其皆所以發明太極之蘊則恐未必然而愚之尤不能無疑者愛曰仁以下數語也如韓子原道言博愛之謂仁朱子譏之以為語用而遺體今周子指愛為仁何以異此朱子之解獨謂有足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斯言也其亦善於回護矣無乃未足以服韓子之心乎中也者和

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語亦可疑不然則和也之上當有闕文

天道之變盡於春夏秋冬一章

此章似乎回護邵子然邵子之說愚實疑之其書每以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並論是惡可並也以春夏秋冬配易書詩春秋然儀禮周禮皆經也獨無所配邪生生長長収収藏藏皇皇帝帝王王伯伯等語殆不成文理又謂揚雄太玄見天地之心老子得易之體

孟子得易之用此等語皆不純正至於元會運世之說尤大可疑信如其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之後歷一萬餘年而人物始生以至伏羲神農未生之前凡歷三四萬年而後聖人出此三四萬年之間無衣裳宮室無禮樂政教不知何以過日生人之類有不殄滅者乎自書契以來至今纔三千餘年中間世道變遷已不知其幾乃至數萬年之久皆為洪荒之世有是理乎卲子所謂數學者如此宜二程之不願受也

愚謂此言非欲詆諆先儒直有疑於心而不苟從耳

與叔皮論本生孫孺人不得稱先妣書 何良俊

昨偶據愚見謂先孺人但當稱母不當稱妣敢率爾獻狀於長兄大人後長兄以書示吾弟吾弟執以稱妣為是若吾弟但謂今世流俗澆競不能盡如典禮苟可以推崇吾母有不顧典禮而為之是可言也若必以稱妣為是則是吾弟欲推崇吾母而愚戇之子強欲下之逆天之罪當不齒於士君子之列矣敢不以一言自明耶

夫某之於孺人同有罔極之恩者也豈不欲極其尊稱以申狗馬之報顧禮有所當獨尊則有萬萬不得已者耳傳稱妣者比於考也夫欲比稱於吾考莫若正名則吾弟於筮仕之始登科録所書曹夫人不得稱嫡母先孺人不當稱生母據登科録所書如此則先孺人壍誌不得復稱繼母今何前後遠戾若此耶昔子路以正名為迂而夫子少之名之不可不正如此苟名不正而漫欲加之尊稱不知尊其母所以卑其父考之典禮則有

大謬不然者矣然墓誌是他人所作或有誤語錄是弟手書實可傳信故愚意今日稱謂但當從其始者為正若後来所書是吾弟欲推崇先儒人之心勝遂欲掩其實矣然實何可掩衆人可掩而先府君在天之靈其可掩乎先府君或能垂體人子迫切之情而先儒人在天之靈其可掩乎夫人子不以其所不當得者加於其親之謂孝人臣不以其所不當得者加於其君之謂忠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曰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夫定其名定

其分一毫不敢踰越之謂禮茍位而非所據先孺人之靈必不能一日安於地下矣先孺人不能一日安於地下則人子何以一日自立於天地之間乎吾弟當砥礪名行敦崇典禮必欲致身卿相他日使孺人封國夫人秩一品皆人子之所得為獨妣之一字有不得而自專者系於考也此稍習禮者皆能知之先府君素欲講求典禮少有不是必不肯茍焉以自安夫吾兄弟為經生時承先君嚴訓實欲動法古人吾弟今日振鷺王庭當

奮迅有為之日顧師心自是瑣瑣欲同於庸衆人之流
追思吾與吾弟自三四歲捧書入學時即携持追逐周
旋三十年當困苦厄塞時未嘗不以碩凡之言為可采
豈今日得志之後碩凡舉典禮相正乃咈然不以為是
必求自勝其說若天子秉制作之權當唯然莫逆之勢
羣臣議禮發言盈庭此皆素不相信之人又安望其咈
已以從衆耶方今喪事緫緫倘有儀文疏畧其得罪於
士君子也輕獨典禮一失則得罪於先府君先孺人其

取譏於士君子也大故稹凡欲吾弟不必狥俗見飾浮文以為先儒人之榮惟當敦實心從典禮以成先儒人之美稹凡類墮無狀實不敢忘先府君遺訓故披露所見幸一明其可否但置之不論列可也稹凡三喪並舉過誤必多亦望一一救正庶不得罪名教以忝先德以貽吾弟之羞幸甚幸甚

上丘瓊山書　蔣冕

冕昔者辱游先生之門竊讀先生之書見先生所輯家

禮儀節鄙心甚喜以謂文公家禮一書天下家傳人誦之矣然行之者尚少數百年後何幸得先生為之觧釋使凡普天下若郡若邑若鄉黨在處有大德厚望者一二人焉舉行之以為倡率則此禮之行庶幾遍天下矣予晃生湖南九郡之極地去中州特遠風俗素薄婚姻用鼓樂喪葬用浮屠責成人者無定儀祭祖考無定時過不自料恒思欲變之而德薄才謭無足以為鄉人矜式盖嘗嘆風俗之弊雖未易遽變然吾身之所行則保

其決不隨流俗也十二而孤亦既冠矣於冠喪二禮已不逮焉然猶未娶也至若婚祭二禮則尚或以躬行之歟去年得告南歸將娶於陳氏意以陳氏者吾郡之故家鉅姓者也而世有大德厚望之人焉其能行昏禮無疑矣乃遣人為之一一言之而彼家之所謂大德厚望者方且惑於流俗膠固執泥以為不可於是究轉使人委曲開示謂之曰古禮簡徑何苦不可至再至三彼不得已然後勉從親迎之一節若夫次日而後見舅姑三

日而後見宗廟者一切不從然親迎之期尚遠至期亦未知其果從與否也初見之欲行此禮非獨彼家以為不可雖吾之母與夫宗族之尊長亦皆以為不可故不忍咈親之意而不能盡如鄙心之所喜而行之也且夫鄙心所喜非欲立異以為高逆情以干譽也蓋以古禮日湮流俗日弊果能變流俗行古禮庶幾天下人人得見古人丰采然古人者亦人耳豈與今人異哉古人能行之於古今人乃不能行之於今亦獨何歟大抵凡人

之情可以與之言今不可以與之言古孫昌胤旣古冠禮之不復獨發憤行之而見譏於鄭叔見笑於外廷伊川程正公喪不用浮屠在洛亦僅有一二人家化之耳以此見流俗之獘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而聖賢所為未必不為流俗所譏笑特賴百年論定然後見知於後世耳然知不知亦豈吾所當掛齒牙哉吾之所為果有益於後世而世不知美反見譏笑其責在乎人吾何與焉使必世知美之吾然後行則吾之所以待乎已者輕而

務乎外者重矣不已狹乎伯牙鼓琴惟鍾子期能知其音子期死伯牙遂不復鼓琴嗚呼向使無子期伯牙之琴其終不一鼓邪是其待乎己者輕務乎外者重由君子言之無足取也晃辱游先生之門竊有見於此是以敘然欲行昏禮不復傾流俗然不忍咈親之意卒不克行而終焉與世浮湛俯仰為流俗之歸淺闇疎陋以至於此固無足惜所兢業者恐傷文公著書垂世之盛心與先生輔翼文公之勤意而反見譏笑於流俗焉耳王

臣来蒙賜教言敬以拜納寒家自毋凡以来無不歡欣踴躍嗟乎自聖賢道否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不為不多然朝離書帷至夕視之已有若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然不一動念焉者矧相去萬里而肯不悋教誨諄複懇切之如此哉先生之德及於晃者深矣晃之感先生也其將何以為報邪臣今此回謹此拜復詞語喋喋上瀆尊聽不勝戰慄之至

答朱芝山 李默

頃聞尊閫老夫人仙逝良用驚悼緣新有小妾之喪未克趨弔歉罪歉罪兹蒙下問令孫服制默未嫻禮學豈敢强對第聞之古禮父在為母服周謂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祖在為祖母服周義實本於此今制雖重母恩不問父在與否均服斬衰至於祖在為祖母則明言止服杖期嘗著於大明令孝慈録大明律諸書可考也隆殺之間皆斷自聖祖縱未協於古禮臣民猶宜遵用況準父在為母周本出於古人制義之精者乎惟唐世天

后請父在為母仍服三年當時盧履冰元行沖輩已極言其非彼於父母恩同罔極雖稟厭尊之義未為不可若持重之服則固有間矣矧時制所存誰得而議之仰惟我翁家學淵源考據必審如黙者但知以遵堯從周為合禮耳他未暇詳訂也謹因還使附復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一